

AIJI  
XIAOSHUO  
HE  
XIJU  
WENXUE

# 埃及小说和 戏剧文学

● 艾哈迈德·海卡尔 / 著  
● 袁义芬 王文虎 / 译  
● 周顺贤 / 校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AIJI  
XIAOSHUO  
HE  
XIJU  
WENXUE

# 埃及小说和 戏剧文学

- 艾哈迈德·海卡尔 / 著
- 袁义芬 王文虎 / 译
- 周顺贤 / 校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

[埃及]艾哈迈德·海卡尔 著

袁义芬 王文虎 译

周顺贤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228,000

1998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7-5327-0719-9/I·365

定价：7.00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 绪 论

埃及在一九一九年起义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为赢得自己的自由迈出了一些步子。英国不得不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宣告，结束把埃及作为保护国的规定。接着宣布埃及独立，颁布了宪法。宪法确定一切权力归民族，保障个人自由、舆论新闻自由，并规定了民族自决权，宣布埃及各民族有权组织代表民族意志的议会，然后进行选举，成立议会。国家开始享有自由和主权，人们希望在这胜利的道路上走下去，维护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力，通过议会宣布自己的主张，由国民政府来实现它。

但是，这个希望刚实现不久，宫廷和英国人就对新生埃及的独立、对墨迹未干的宪法、对还没卷起庆典旗帜的议会在阴谋进行破坏了。

一九一九年起义的部分领袖帮助了这个阴谋的得逞，因为他们嗜好权力，贪求私欲，企图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

反对人民利益的敌方力量联合起来，使独立变成了一纸空文，自由成了被枪杆子撕碎了的废纸，民族斗争成了政党的门户之争，宪法成了宫廷和委任的部长们玩笑取乐的东西，议会和政府成了职业政客争相追逐的诱饵。尽管如此，在那个时期，仍然

闪烁着一些光辉，它们在埃及的社会、思想和文学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影响。民族主义精神生气勃勃地成长着，战斗着，展望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努力寻求一位最有能力、目光最敏锐的领袖。同时，人们更加关心自己用鲜血赢得的自由，并努力试图在自己的生活中行使它，巩固它。因而，使那个时期在胜利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 二

一九一九年起义，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使人民明显地产生了自信心。他们在尝尽了被侵略的辛酸、战争的灾难和担负起斗争的重任之后，领略到了胜利的欢愉。

这个时期之初，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人们在遭受不安和恐惧之后，感受到了稳定和安宁。一些金融企业，如埃及银行、信贷银行相继成立。埃及银行公司开始注意兴办工业，使一批劳动力有了就业的机会。同时，信贷银行也拯救了许多农民，使他们从剥削者、高利贷者的桎梏中摆脱出来。

这些因素促进了人民力量的成长，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意识到了自己的作用。

但是，尽管如此，人民力量还是没能成为主要的力量，因为它缺乏物质基础，它的能力也没有达到能够担负起领导的地步。权力还是在地主们手里，他们是利益的真正主人，他们掌握了政治领导权，还有一些掌管思想的领导人站在他们一边，这给了他们更多的力量，使他们的权力更大。这些人组成了议会，组织了政府的许多机构，形成了统治各阶层人民的最重要的权力中心。

地主之所以能继续控制统治权，维护统治势力，其原因之一

是一九一九年起义没有在埃及人民生活中进行社会改革。确切地说,那次起义的领袖们没有使起义越出政治这个狭窄的范围,使起义变成是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并以取得了他们为之奋斗的某些利益便告终了。农业一直是埃及的经济支柱,作为这个经济支柱的大部分土地还控制在地主们手里,这种局势造成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很多有害因素,以至更增加了政治上的有害因素。

尽管人民力量没有成为主导力量,地主阶级还维持着统治地位,但是人民力量的成长对这个时期的生活也有着明显的影响,特别在文学方面。小说艺术对这个在一九一九起义中表现突出的阶级重视了,它从这个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启示,描写了这个阶级的一些人物,反映了这个阶级的许多问题。

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决定对妇女解放进行尝试,妇女进入了社会、思想、政治等许多领域。在上一个时期,卡西姆·艾明<sup>①</sup>号召妇女揭除面纱,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是敌视。而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妇女走出家门,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了。一九一九年起义对此是个推动,它鼓励妇女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出现了妇女示威,要求实现国家独立自主。一九二二年,华夫脱党<sup>②</sup>成立了妇女中央委员会,妇女参加了该党组织的反对英国人的绝交运动,那次运动是由于英国人第二次拘捕萨阿德<sup>③</sup>而引起的。此后,妇女进大学,参加科学文化生活,组织各种妇女社团,以显眼的形式加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妇女解放

---

① 卡西姆·艾明(1865—1908),埃及作家,以倡导妇女解放著称。

② 埃及资产阶级政党,1918年建立,埃及1952年革命后被解散。

③ 萨阿德·宰格鲁勒(1863—1927),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华夫脱党的创建人,曾任内阁首相和议会会长。

的尝试对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同样有着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在小说和戏剧艺术方面，妇女和妇女解放成了故事、小说和戏剧的主要内容，不再受到禁止。以前，妇女和她们的阅历是被禁锢在面纱之下，羞于见人的。现在，作家们就不会感到那种禁忌和束缚了。

### 三

如果我们越过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领域，接触一下精神领域，或者去研究一下那个时期的社会“心理”，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代初期的社会精神是，埃及人的个性独立已经和自由解放混合在一起，其次是革命和向往变革的精神混合在一起了。

而此后一些年，特别是在领导权明显转移，帝国主义诡计败露，宫廷阴谋被揭发，独立成了虚假的防卫，宪法变成被部长们玩弄的骗术，许多同胞遭到迫害，自由权利遭到压制，人民的成果被篡夺这一切以后，一些人感到痛苦和失望，从而使他们变得自私、孤独或者是逃避到象牙塔里去，躲开政治事件和地方事务。

这两种社会现象，同样影响到文学生活，特别是小说和戏剧文学。我们看到一部分作品追求个性独立和自由解放，注重表现作者本身和他的生活；另一部分作品则倾向于纯思维的问题，采用古老的带象征性的寓言题材，这是因为作者要和痛苦的现实隔离，要求回到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中去，使自己的写作更加安全。

### 四

一九一九年起义后，埃及的文化生活开展起来了。这开展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高等学校的支持。高等学校派出的留学生归国后,对活跃文化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使最早派出留学生的各高等学校的声望更加提高了。而造成这类状况的总的原因是,这一切都是于一九二五年在国家的领导下进行的。

在那个时期里,埃及文化生活活跃的表现是:改革爱资哈尔大学<sup>①</sup>,建立各种专科学校。同时国家也相应地扩大了教育面,特别是在公共教育方面。以后又加强了对妇女教育的关心,派出了大批留学人员。这种派遣不局限于政府机关,而是扩大到企业和机构,其中名列前茅的是埃及银行。它派遣了大批专业人员去学习各种专门技术,以便在当时属于银行的各公司的各个部门里发挥作用。在派遣的留学生中甚至有学习表演艺术和导演专业的。无疑,在文化生活的成长过程中,文学必然要跟上去,必然要为在成长中的艺术,如小说和戏剧艺术开辟天地。应该指出,文化生活的先驱者们正是搞文学艺术的人。

除了这些官方和非官方的教育机构外,在那些年里,还有一些机构对国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新闻机构是最重要的机构。那个时期在带有政治性质的党派斗争中,每一个党都办一份或更多的报刊来为本党的宗旨服务。而对只充斥着政治说教的报刊,读者是不屑一顾的,它拉不到多少读者。于是各党派的报刊都对与政治无关的文化方面重视起来,那些报刊拥有许多作者,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化先驱者,不是政治领袖们。这样,华夫脱党的报刊有:《导报》、《东方之星》、《周报》。这个党在那个时期的初期,有许多作家,其中有

---

① 兴建于公元972年法蒂玛王朝时期,原为清真寺,后逐步发展为宗教学院,现为综合性大学(包括宗教在内)。



阿拔斯·阿高德、萨拉曼·穆萨和阿卜杜·高第尔·哈姆宰。自由党办的报刊有：《政治》、《每周政治》。它也有一批作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博士、塔哈·侯赛因博士和麦哈穆德·阿兹米博士。

华夫脱党报刊的作家受英国文化影响，自由党报刊的作家受法国文化影响。

除了这些具有明显的政党色彩的报刊之外，还有一些具有文化性质，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具有这种性质的报刊。《新月》和《文摘》两种杂志就表现了这种色彩。前者是文学性的，后者是科学性的。主办这两种杂志的是埃及籍的叙利亚人。这两种杂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其途径是，有时这些杂志直接推销给各政党，有时通过一些叙利亚人的公司来销售。事情不仅如此，在这期间，一种纯粹是爱国主义文化的报刊也诞生了，从而在那些年里，在为国家服务方面作出了贡献。这种报刊的诞生，标志着文化生活和思想生活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报刊的代表是：《使命》①、《小说》②、《新杂志》③、《阿波罗》④、《黎明》⑤和《文化》⑥。所有这些报刊和杂志对文学，尤其在小说和戏剧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小说创作、翻译、发行的园地，同时也是与小说和戏剧紧紧相连的文艺评论的园地。

---

①② 这两份杂志是艾哈迈德·哈桑·齐亚特分别于1933年1月和1937年2月创办的。

③ 这份杂志是艾哈迈德·亥里·赛仪德于1925年创办的。

④ 这份杂志是艾哈迈德·宰基·艾布·夏迪于1932年9月创办的。持续办了两年，最后一期出版于1934年12月。

⑤ 这份杂志是萨拉曼·穆萨于1929年创办的。

⑥ 这份杂志是以艾哈迈德·艾明为首的编写、翻译、出版委员会在1939年1月创办的。

除了新闻机构外，还有一个机构，它无疑也对那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一份贡献，这个机构就是剧团。那时，剧团受到高度重视，成立了以诗人赫利勒·麦特朗为首的民族剧团<sup>①</sup>。在这之前，已经成立了另外一些剧团，如拉姆西斯剧团<sup>②</sup>、阿齐兹·伊德剧团和法蒂梅·鲁希迪剧团。蓬勃发展的戏剧活动使戏剧艺术成熟起来，同时也丰富了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开阔了观众的眼界。在评论那个时期的戏剧文学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

在谈论那些文化机构以及它们在当时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不能疏忽了电影。就在那个时期，电影首次进入埃及<sup>③</sup>。尽管它开始时是无声的外国电影和无声的阿拉伯电影，接着发展成有声电影，但还很拙劣。尽管如此，电影在文化发展的领域里仍然发挥了它不可否认的作用，尤其是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方面。

在谈论那个时期著名的文化机构时，同样不能忽略广播。在那些年里，广播初次来到埃及，尽管开始时只是一些地方电台播送广告和粗劣的娱乐消遣节目。然而很快就由国家管理<sup>④</sup>，注意到文化内容，而且进一步注重了纯文学性的素材，其中最注重的是短篇小说和剧本。

这个时期思想潮流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面向西方的思潮占了上风。这种思潮首先是基于民族感情的，而不是伊斯兰教的，也不是阿拉伯的。其次，它注意联系地方的现实，以西方文明为

---

① 该团建于1935年。

② 拉姆西斯剧团建于1923年。

③ 第一部埃及无声电影《莱拉》出现在1927年。第一部埃及有声电影《女主人孩子们》于1935年问世。

④ 在1932年前不久，一些无线电商人经营了几家地方性的发报站和广播台，1934年5月，由国家管辖，1947年5月，成为地道的埃及机构。

典范，来改进埃及的现实，复兴埃及，并排斥文学遗产和对文学遗产的颂扬。

有许多原因促使这种思潮向前发展，而这种思潮在上个时期是居于第二位的，而且几乎仅仅局限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在文学和思想领域里仍旧是倾向保守。保守派信奉伊斯兰思想，排斥西方文明，主张依靠古代文化的光荣传统来发展今天的文明。

面向西方成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并推动它在文学和思想领域里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九年起义创造了那种新精神。如同所有的战争和革命那样，它动摇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号召变革，推动人们向新的方面看。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土耳其本国革命者奋起取消了哈里法的职位，拒绝了伊斯兰联盟，以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作号召，显示了哈里法思想和伊斯兰联盟的完全失败。他们鼓励埃及人接受他们的思想，这时期出现了一本大胆的书，宣称哈里法不是伊斯兰规定的必需的统治形式。这本书就是谢赫·阿里·阿卜德·拉兹格写的《伊斯兰和统治的根本》，他是《政治》报的一位作家。

这种思潮占上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去欧洲留学的学生回国后，在思想领域里加强了与西方的联系，他们信奉面向西方、吸收西方文化，在著名人士中，有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麦哈穆德·阿兹米和塔哈·侯赛因。

## 五

那个时期的文学反映了那时的社会性质，尤其是反映了精神、文化、思想面貌。那时的文学首先记下了埃及人个性独立的

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号召创作埃及的民族文学。这个号召得到《每周政治》部分作家的响应,为首的是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博士。其次,这个时期的文学描写了个性自由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作家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和别人有冲突的观点。如塔哈·侯赛因对蒙昧时代诗歌的看法<sup>①</sup>。第三,这个时期的文学使向往变革的革命精神更具体化了,这种向往我们在西方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家那儿看到了。如阿高德、马宰尼和舒克里号召创作代表时代精神、不囿于前人步伐的文学。第四,这时期面向西方的思潮占了上风。随即在西方文学里那种众所周知的艺术形式,即小说和戏剧,也被确定下来了。接着,出现了自传体和日记形式的小说,即文学家描写自己的历史,或表现作家的生活岁月,如塔哈·侯赛因的《日子》,陶菲格·哈基姆的《乡村检察官的手记》。

毫无疑问,小说和戏剧艺术被肯定下来,这在那时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前一些年,它们就被认为是个新生事物。那时面向西方的思想潮流居于主要地位,而领导这一潮流的都是那些与西方文学有着紧密联系的作家们。同样无疑的是出现了自传体和日记形式的艺术,最重要的动力也是那个时期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感到要个性独立,体会到要个人自由。此外,就是可能还体会到一些痛苦,希望表现自己。

## 六

这样,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在这个时期被肯定下来了。小

---

<sup>①</sup> 1926年塔哈·侯赛因发表了《蒙昧时代的诗歌》一书,认为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歌有许多是后人伪造的。这种观点引起了文化界的一场大辩论。

说再不用在求助于老一套和以西方小说为楷模这两者中间徘徊，朝着西方小说家们走的路发展下去。它不再理理想求助于老一套的做法，而去模仿西方的长篇小说。如穆威勒海写了《伊萨·本·希夏姆的圣训》，就越过了西方作家构思小说的预备阶段。曼弗鲁推<sup>①</sup>写的《泪珠》也是这样。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代有才华的专门致力于这种文学的作家。他们没有像其他大作家那样介入新闻和政治领域，他们关心的也不是文章、书本或其它什么东西。而这些纯粹写小说的作家，就是要为小说是作为文学的一种、在其它文学种类里争得一个显著的地位。

毫无疑问，小说的肯定，还受惠于先驱者们的努力。在前一个时期，就产生过一种尝试，把小说写成是现代文学的一种。于是，小说在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手中诞生了。短篇小说在穆罕默德·泰木尔的手中诞生了。

此外，小说的确立还由于曼弗鲁推在翻译和创作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尽管他还存在某些缺点，但这个有才华的作家的明朗的风格、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已把读者吸引到这类文学上来，使读者喜欢这种文学作品了。

在这里，不能忘掉那些把西方小说译成阿拉伯文的翻译家的功劳。在那时期和那时期前出现了西方小说的各种译文范本。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亚阿古布·索鲁夫翻译了瓦尔特·司各特的《狮心》；纳吉布·哈达德翻译了大仲马的《三剑客》；哈菲兹·伊卜拉欣翻译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艾哈默德·哈桑·齐亚特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拉马丁的作品；穆罕默德·西巴伊翻译了查尔斯·狄更斯的《双

---

<sup>①</sup> 穆斯塔法·曼弗鲁推(1876—1924)，埃及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多数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语言优美，表达细腻。

城记》和许多西方著名的短篇小说。同时也不能忘记其他作家的功劳，他们在小说翻译活动中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他们是艾哈默德·哈菲兹·奥德、阿拔斯·哈菲兹、阿卜杜·高第尔·哈姆宰、伊卜拉欣·马宰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纳。

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加上一九一九年的起义精神、面向西方的思潮占主导地位 and 希望创作埃及文学的愿望，这一切使小说被肯定下来，并且生气勃勃，以至从这个时期起，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在前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在小说作品上，连写上自己的姓名都感到羞愧，就像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在第一次出版《宰奈白》时那样。

下面详细讨论那个时期的小说和戏剧艺术的最重要方面。

## 前 言

埃及的小说和戏剧文学——作为艺术而言——在孕育一九一九年起义<sup>①</sup>的那段时期已经诞生了。在那些日子里，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于一九一二年写出小说《宰奈白》；穆罕默德·泰木尔于一九一七年写出短篇小说《在火车上》；伊卜拉欣·拉姆济于一九一五年创作了戏剧《曼苏尔的英雄们》。然而，这种文学刚刚诞生，几乎像新生儿那样，还无力面对那诞生期里的亮光。

而即使是创作这种文学的知名作家也还不满一只手的指头数，代表这类文学的作品也没有超过这个可怜的数字。有的作者竟然因为自己被划为这类艺术的作家而感到羞愧。就连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博士，当《宰奈白》第一次出版时，上面印着他的名字，他都感到那么羞愧，甚至要求人们不要把《宰奈白》称作是小说，而把它说成是出自一个埃及农民笔下的对农村景色和人物性格的描写。

但是，这种文学已经在一九一九年的起义后开始扎下根来。那次起义所产生的社会精神、思想影响，用崭新的观点指导着埃及的生活，并在小说、戏剧文学中得到了反映。这种文学丰富多

---

<sup>①</sup> 指1919年萨阿德·辛格鲁勒领导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这次起义在埃及近代史上是个转折点。

彩，引人注目，以至于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埃及小说和戏剧文学真正的萌芽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埃及小说和戏剧成长、成熟起来，在文学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就我们所知，这类文学的作家已有好几十人，代表作品数以百计，而且出现了专事这种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一代作家。此外，漫游在其它文学领域里的一代名家们，也对这类文学作出了贡献。

为此，我以一九一九年起义结束作为研究的起点，因为尽管小说、戏剧文学的诞生比起义早了好几年，但是这种诞生是不重要的，它对于繁荣文学创作，促进文学研究还不具备重要的价值。我所以敢于忽视这诞生的头几年，是因为我在写前一本书时，对这几年特有的成绩作过研究。我在那本书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埃及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这种描述是通过埃及文学诞生时期的小说和戏剧作品表现出来的。

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终点，是因为我相信：那次战争——战时和战后的作品，代表了埃及的社会历史、文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正像在其它许多国家一样。随着那次战争，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这之前，社会主义被描绘得像个吓人的阴影。同时，思想家们了解到的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在战前，统治力量是阻拦它们进来的。埃及文学对社会主义这个现实敞开了门户，它就像在俄国作家们和走他们那条路的人们中间那样被理解。在所有这些成就中，埃及文学——尤其是小说和戏剧——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表达了一些战前所没有被理解的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出现了小说和戏剧文学的一代新作家，他们在埃及文学中代表着独特的方向。

因此，我认为从这场战争爆发起，埃及文学有独特的、有别于战前文学研究的、新的研究课题。我希望真主帮助我在近期



完成这项工作。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力求尽可能地把小说、戏剧作品进行分类，然后讲述各类作品的共同特点，并揭示每部作品各自的特点。这就要求在独立地展现每部作品时，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不是生硬地判断，而是实事求是地论述，并让读者生活在作品本身的语言和写作方法之中。我想，我应该援引作品的原文来展现作品本身，虽然这可能使篇幅长起来，但我相信，文学的评判如果没有作品原文的支持，那将是苍白无力的。同时我还相信，读者阅读一部作品，应该尽可能地生活在作品之中，而且要比生活在研究人员之中多。

如果说我已经顺利地达到了目的，那么，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赞美全归真主。如果还有其它，那就是我的努力，祈求真主给我更多的方便。

艾哈默德·海卡尔

1951年1月——开罗